

韓城縣志

藝文

韓城縣志卷十三

考 辨 議 論 墓 志 雜 文 書 後

雍韓考

張士佩

韓何昉乎昉於周左氏傳曰邲晉應韓武之穆也而史伯亦云應韓武王之子宣王時賢其裔而禮之故尹吉甫有韓奕之詩焉其一章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其二章曰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簞茀錯衡元袞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幘絳革金厄其三章曰韓侯出祖出宿於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𩚑鼈鮮魚其𦉳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侯氏燕胥其四章曰韓侯取妻汾王之

勞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
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其五章曰蹶父孔
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鱉
甫甫麇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姑燕譽其六
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
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
豹黃羆繹斯詩也韓蓋侯伯之國也及大夫韓武子萬食采於
韓原乃爲邑武子後獻子厥從封邑姓爲韓氏是爲韓厥獻子
後宣子徙居州州蘇忿生之州邑也宣子後貞子徙居平陽貞
子後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
侯康子後景侯立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列侯後哀侯立
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韓分晉得南陽郡及

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
宏農得新安宜陽及陳鄭之國而初所食采之邑曰韓原者乃
爲魏分焉魏之分也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汝
南及開封而開封中原地號大梁而韓原時曰少梁蓋以界秦
戍守重之也韓原有龍門龍門雍州之域也而鄭則豫州之域
也豫之韓大國也人多知之雍之韓始則國而終則邑也人鮮
察焉故余稽諸經傳悉爲著之俾地各昭昭免夫混淆之用也
雍韓之考也初非爲志也蓋以余爲韓人昵昵于韓蹟思晰之
故從而上稽焉以是韓之名域始獲沿徙之詳在雍在豫自源
訖委各有明徵今以耄歲爲志竊思是考也可充志之前驅故
從而弁之爾

芝川之南里許爲韓原原之麓有漢太史司馬子長墓按史記
子長自叙重黎氏世序天地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
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
馬氏人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
在秦者名錯錯孫靳事武安君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孫昌爲
秦主鐵官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
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
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
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
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而太史
公卒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論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

於麟止百三十篇按漢書遷旣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封遷後爲史通子而我明去漢千有餘禩墓及廟貌儼然恒飭歲春秋邑恒虔祀顧守塚無人余竊歎焉因捐麓下腴田募人耕之爲守塚戶子長自云生龍門而河津拊龍門爭子長爲其鄉人聞者惑焉故余檢子長自叙而碑之使觀者目奔秦及入少梁字則知爭者誤也

辨

墓辨

前人

韓西南保安村麓有鉅塚三相傳爲公孫杵臼程嬰趙武墓邑乘載之何景明爲雍大紀止稱公孫杵臼墓在韓城縣西南程嬰墓在韓城縣西南保安村獨不及趙武墓夫嬰有功於趙趙

必不遠矣乎嬰顧從曰而墓韓焉豈生同志歟同城古或有之乎若文子則國君鼻祖也雖嬰所曲成必不從嬰而定今乃三墓於保安之麓此則鄉人之誤也蓋鄉人止知三人一事同功故培嬰曰之墓而及武用此邑志有之而大紀不載者不爲俗惑也

前志所論是矣今按堡安村現有巨塚三或亦葬於此未可知也

議

常平倉議

左懋第

崇正六年秦大饑韓城令左懋第自五年冬來令無雪春雨連遂無麥夏又雨少秋霜早殺穀無禾六年冬又無雪麥子不入地七年春又不雨韓大饑自十有一月至於六月民嗷不能口

者萬計僅餽口者千計食充腹者百計爾薦紳先生哀之議以
各里之人收養各窮高下相錯益以期活人民不至靡遺然確
相望余哀問之皆曰韓地狹俗奢不積粟今歲饑至飯草木與
土石人多死噫可悲哉余爲之嘆韓民好商賈棄本務余繇汴
雒來韓途所至華衣裳而迎道左者皆韓人也余固知末不勝
本矣地十七其山十三其賈饑至而窘固其所哉余與薦紳先
生又議爲之所皆曰賈多則農稀地小則粟少粟以翔貴市不
得平民是常饑余爲之屈乃讀古人書而得之李惺之言曰價
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
發大熟之所斂而糶故雖遭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漢耿
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便農貴時減
價而糶名常平倉民便之唐劉宴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

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然則養民之道務本之方亦使
得其平而已矣因與薦紳先生議余以俸易粟一百石實之諸
先生各有捐繇城以內達諸四野士之禮民之義咸在焉得二
千石余曰倉以常平矣毋置官倉久或以爲官也吏胥之猾得
與手焉將不平務任得其人非薦紳先生主之耆老司其出入
不可也毋借邑雖有大役非歲不得動焉然則邑公地謀一所
貯粟額以常平義倉薦紳先生議每歲二人主其事鄉耆老有
行誼者歲二十人春粟貴糶常賤市價一分而所糶之貲薦紳
貯之至秋賤貴市價一分糶隨其高下貴賤奪其滿盈茲歲所
積卽爲粟毋不至再煩人三年兩熟以漸生息不多取利而市
價常正然糶卽市倉門勿與他市混又勿與富人斗勿過貳以
便農而濟窮也積久行之遇饑有小中大之不同或大賤其價

禮之儀微利饋或捐以賑或粥以飼得彼三人者之
以化通之而要不失吾常平然則養民之道務本之方亦使
其平而已矣

論

居喪論

賈絳芳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也禮之爲用多端而大
冠婚喪祭冠禮之廢久矣婚姻悉皆論財祀先大典亦咸
而不之問祇此喪禮人所不能免必不得已者率皆以文
務末而遺本焉嗚呼甚可悲也方其父母之初終也正當
哀毀而鼓鑼優樂鬧於靈次至使孝子慈孫有不暇哭泣
專心於此者卽在弔者亦皆以儀文之盛衰論喪家之敬
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曾是之謂自致與昔程

右喪坐客有欲飲酒者門人問於先生先生曰不可恐陷人
不義必如此方是以禮自處以禮待人乃今也則宰牲治酒
而帶奠之人而人皆欣然享之并其餘而帶歸之且較其豐
焉如此而尚可語以有喪之側未嘗飽哉甚而孝子亦肆然
酒食肉人亦恬不爲怪所謂三日而食者果如是乎噫雖至
之人與之講食稻衣錦之章未有不笑予之言安者試返之
已果爾不然與書曰匪知之艱行之惟艱是蓋在行不在知
破孝一節應服者可也有不應服之人何忍以此凶物加之
親友亦何樂以此凶物受之此皆以有用之財物用之而反
害於禮者也凡此者無知之家不足言矣卽有明知其非者
猶以爲父母之事恐有人責其薄於親姑當從之嗟乎其亦
愚耳不得不可以爲悅無則不可以爲悅言乎惇也而衣衾

棺皆在其列卽如墓石以誌行誼灰隔以堅穴壙作主必法乎年月日時之度祀土必請夫誠敬格神之人丹旌素旒不妨其潔也祭品祭器不妨其整也如此而孝子之心亦可以粗安矣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蓋以父母之事於此而稍有遺憾焉將爲終身之咎而不可以復贖矣豈必哭泣之不暇而勞勞於務外以悅人之耳目者乃爲孝乎吾夫子告林放禮本之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是在有志於世道人心者有以倡之

韓邑喪家素有祭軸輓聯之例以綾緞紬帛爲之巨家或至數百聯卽至微民亦有數十聯或數聯在親友之爲費也甚多而喪家受之却無一毫之益先侍御病中囑以身後事卽以此爲戒故其後雖有縣令親友等之祭不遇以紙書其祝文讀畢而

焚之遠近談爲美舉其後此風亦漸息矣至於喪葬不肖等哀毀之際親友皆以儀文必不可少爲勸不肖等執禮不嚴雖切身之事竭力爲之而禮之所無者竟不能一掃而除如軸聯之足爲世風也噫可勝嘆與可勝嘆與躬行君子其以身焉率之甚勿如愚之能言而不能行也

墓志

太史公侍妾隨清娛墓志銘

褚遂良

永徽二年九月余判同州夜靜坐於西廳若有若無猶夢猶醒見一女子高髻盛妝泣謂余曰妾漢太史司馬遷之侍妾也趙之平原人姓隨名清娛年十七事遷因遷周遊名山攜妾於此會遷有事去京妾縞居於同後遷故妾亦憂傷尋故瘞於長樂亭之西天帝閔妾未盡天年遂司此土代異時移誰爲我知血

食何斯君亦將主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銘墓以垂不朽
余感寤銘之銘曰嗟爾淑女不世之姿事彼君子弗終厥志百
千億年血食於斯

元韓城尹兼諸軍與魯陳公墓塔銘

郭汝弼

余行四方多矣嘗聞龍門山水雄壯其靈明清淑之氣盤礴鬱
積不徒畀於物必有以鍾於人則英偉卓犖之士出焉吾於敦
武君見之矣君諱大中陳其姓子正其字世爲河津之故鎮巨
族曾大父誠大父與俱潛德不耀以財自娛考德冊歲庚寅從
車駕西征後以功錫符倅楨州遂分家之半居焉因卒於官用
考貴君廼爾癸丑投韓城尹至元二年改除楨州軍事判官
四年移判乾州事七年勅授澄城尹加敦武校尉將軍復調韓
城尹君之佐兩州宰兩邑首尾三十年其爲政也嚴而不殘明

而不察雖以三尺從事第去其害而已初雖無赫赫之譽旣去而民咸思之性剛正汎愛篤於親戚朋友客多踵其門殊無倦色君平昔嗜看書公務之暇手不釋卷每冬夜會友講經以爲常歲時之奉祭祀也怵惕淒愴涕泗交集宛若袒括之日豈非能追遠者乎遇鄉曲之老者必改容禮之未嘗以貴自挾至於醫藥卜筮筭數之術能窮其大略其於吏事不學而能者也君昆弟五人君其長也至元壬午仲冬有六日以疾終於家享年五十有七夫人何氏有賢行先公卒子男三人過庭存信得安一日過庭扣門而來謁乃謂余曰先君葬有日矣弗克返於故鎮之先塋今下新塋距韓城縣治之東南五里名曰陳莊且以君長壻稷亭名士擬季方所爲行狀見示子幸爲我銘之余適爲是邑義何敢辭嗚呼君有才有用不盡竟止於斯使君得

方面秉大權其功業必有大過人者豈特此而已復不之思
辭曰韓山蒼蒼河水洋洋抑敦武君之藏詔後人其勿忘

郝北山墓銘

岳松

北山先生郝姓諱問臣字巨卿祖帶儒宗係韓安人也謝金明
昌元年庚戌生幼學明敏博識洽聞文章光麗名重當時泰和
八年占京兆府試榮擢巍科一時人物靡不欽風推獎其異於
人者遠矣厥後歷重慶興定貞祐元光之祀三赴大比雖廁上
游位不至達噫嘻何其命耶至正大己丑始蒙恩賜守知商州
洛南縣未幾值金政衰微干戈滿地天下紛紛明年庚寅聖元
大軍入秦川韓城當要衝平蕩無餘乃至骨肉相失被虜河東
孤身遁走流落之汴天興壬辰大中書丞相耶律公爲董軍國
事適汴乃張宴以待四方之士於是入謁有詩云大道分明有

殺機干戈未定竟何之寒枝欲發無根蒂憑仗東風次第吹大
加嘆賞至乙未天下甫定元元蘇息得親耕鑿先生安息而歸
桑梓至戊戌年間京兆府學設置貢院精選高業儒人作考官
設詞賦已而蒙陝西行中書省公選充本省叅議兼管京兆府
儒學提舉學校事十數年休致告歸先生平日喜酒樂詩觴詠
之情未嘗忘也及暇日會文士鄉舊暢序幽懷於泉石之下豈
不快哉無疾終於寢所享年八十有六實至元十二年乙亥是
也葬於先塋之西南從禮也舉朱氏祔焉生二子長曰邦榮次
曰邦彥邦榮生三子曰誠曰郁曰諭邦彥生三子曰益曰楨曰
祚通經俱治儒術磨幾不墜前人之緒不其懿歟已下諸孫尚
幼未名一女適進士王瑀一日誠益議欲墳前樹一小碣持行
實之狀來丐僕爲文以記之僕嘗受業於先生之門下義不敢

辭乃擬其實以彰先生高世之才出倫之德具載於文而表出之以詔後之人不惟紀先生才德之實抑亦顯裔孫大孝不匱之義庶俾將來垂之無窮之有永良以此也延祐四年歲次丁巳十月望日郝誠立石

侍贈修職郎石門縣主簿濂濱王君墓誌銘

孫景烈

余再掌關中書院時同郡之來學者不乏才而其文俊逸不群爲諸生所交推者韓城王杰也余因其有進取之志而導之以正學杰卽信而從之曰杰父所以教杰兄弟親師取友者意實在此時杰父濂濱君方爲浙江石門縣主簿而杰與從兄煥胞兄澈自浙歸同學於關中余遂得悉君之所以教家與其所以勤於官者識之不忘越數年君罷職又數年杰以選貢授藍田

教諭余方謂君志之未竟者樂觀其子之克繼也未幾杰匍匐
來武功以君卒於乾隆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卜是年十二月
十七日安葬先塋之次而乞余銘君之墓矣嗚呼惜哉君諱廷
詔字鳳卿濠濱其號先世自晉洪同遷韓爲農家父象峯公居
鄉有盛德生三子君其季也君少就外傳貧不能卒業而所誦
四子書終身實得力焉嘗釋耒而嘆曰吾不克以文學起家奈
何以子姪仍爲農夫乎遂由營田例得任浙之杭州府中務稅
課事大使盡子姪八人以行至卽延師教授而君於公務之餘
亦理及舊業與其師相質辨迄今子姪八人皆彬彬然文學之
選功名方盛而不可量君之教家已有成效矣其爲大使也每
夜分巡城中同官詭與上司遇君獨否上司廉知其誠皆器重
之委署無虛日制府坦齊程公方伯撈阿張公尤倚任焉而其

卓卓可紀者督運黔餉招撫平陽災黎二事爲最方黔之
苗民騷動

王師芻粟不敷

上命浙省運餉二十萬糧督修阻督者難其人有言於制府稽
相國者非王大使不可制府遂遣之同行者墮淚別家君毅然
前往無懼色且曰蠢茲不恭弄兵戈於潢池中間軍餉至當鼠
竄且爰飭護兵如期而至歷十月乃歸制府薦於朝引見准
回原任候陞君之未回任也溫郡大饑平陽民尤多散者制府
曰此又非王大使莫濟君歸杭行李未至署卽受檄兼程赴平
陽攝縣事宣布
皇恩分廩施粥招逃亡撫之平爭訟祈甘霖禁鬻男女皆肫肫
懇懇如古循吏之用心故平陽人有十政歌君返而平陽人不

遠千餘里爭載斗技旂以送尋推墜石門縣主簿九載而去去之日民醵錢以餽君拒弗受曰吾居官已不受爾賄矣民乃以錢置酒日享君於途錢盡羣泣而別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其君之謂乎銘曰君弗遠於學也而家學之源匪君其誰開君弗顯於仕也而仕獨殫厥才君其不可作也然弗朽哉

雜文

夢中作 至聖廟上梁文

王琢玉

一貫之室大哉之堂六合以爲柱石兩間而作宮牆範圍於三皇五帝包涵乎千聖百王峻極壁立兮綏來動和光明潤澤兮江漢秋陽覆載無方兮上律下襲闔闢有準兮祖述憲章出入於高堅前後進退乎用舍行藏循循然禮義之府皜皜乎宸安

之鄉類萃超脫富美無疆紹斯文於不墜衍道脉而靈長與
元會而終始者是爲夫子之梁

祭漢太史公文

張士佩

唯公學貫天人道窮今古百世文宗萬代良史士佩等幸生太
史之鄉默成斯文之佑徂茲清明用伸掃祭尚饗

祭禹廟文

左懋第

萬世明德稽古大禹天地蒙處神幹天靈兩山屹嶢惟禹之門
元酒束帛以當祀存

祭司馬子長墓文

前人

六經既往惟史是求體本尚書義則春秋先生不往神在茲邱

禹廟禱雨文

前人

維王明德紀在詩書垂而習之知唐虞以來地平天成之聖人

萬世賴焉而未恍然如見其人今來知韓城陟步岡阜溯黃河之水而親大雅所謂奕奕梁山禹貢導河積石所至者遂如親見禹焉念茲土維王甸水功大著伊始古聖人一生之神必有所結不散於千萬世後王之神其聚茲土耶茲土旱不雨知縣懋第齋沐敢告王三代上仁人君也不忍民爲魚詎棄茲土民異大夏乎神在天勿小一邑民無今昔殊德豈擇大小哉

祭城隍禱雨文

前八

維神治韓城於陰第治韓城於陽陰陽一氣相表裏咸欽承上帝好生德以撫綏天子百姓俾勿顛余自壬申十一月來宰茲土見韓民疾苦欲泣三年來流寇蹂躪茲土民遭殺戮十去其二士馬集粟芻供給富者貧貧者死民之財力十去其三寇稍遠山有伏莽白晝殺人民有牛不得耕有妻女不得據爲有者比

比又兼天下多事催科如束濕吏傷撫字心以朴楚民絲數何
有促而相求一檄之至萬姓攢眉民之生機斷絕十分之中存
四五耳嗟嗟斯民亦可哀矣賴神之休伏莽消滅山中三年不
耕之士今有農跡且平原苗良望雨如饑渴民之生機斷絕十
分之中存二三者一時而已爾余不肖自蒞茲土進斯民而問
所以求除民害而寬其力者不遺力蓋晝不遑食夜不遑寐以
求之神之聰明正直其爲民計必倍切於余而終日密雲靈雨
不零民之生機將絕而莫之救必余不德以致此也嗟嗟百姓
獨何辜哉余不德不能安百姓而又以余之故災百姓百姓獨
何辜哉第三日齋沐而後敢告於神或爲予不德當譴及余身
以謝百姓或茲土有冤抑鬱結之事足以召災者神當開余神
明或發余於夢覺余不憚捐此身以爲百姓請命夫譴余身以

謝百姓與捐余身以達百姓鬱鬱之氣皆足以雨也惟神聽之

再祭城隍禱雨文

前人

神民之主韓民苦盜苦兵有三年矣今年春流離者多歸而窮苦者忍死埃爲麥爾而春雨不足二麥無賴上者收十分三而下至失故種噫可悲哉流離者方悔歸而窮苦者至不能忍然猶不肯去而死以埃者爲尚有秋爾今不雨秋禾種不克入地已種不克出噫可悲哉神將聽民徙聽民死亡而不之顧耶第三月禱於神輒雨四月將禱之先一日神又雨雖不肯相繼霑足而禱輒應以知天行偶舛而神能致雨以救茲民也神不棄茲民也第齋沐三日而禱於神雖薄德不能格神然所以賦不忍急而罰不敢重者凡以爲茲民爾願爲民請命之意備於前禱文惟神雨神真民之主而第精神以少安民上矣

再祭城隍禱雨文

前人

神民之主也民依爲命其可爲者令任之其不可爲者祈之神以化陰陽衍水土生穀消災告以降民百福第履斯土一年去年春不雨神降之雨夏雨秋雨雖未霑擬隣域爲有澤焉民生命幾絕而續維神休今迫甚矣冬無雪焦土不可下耒目所睇人皆不復人色饑餓欲死而不卽死欲逃不卽逃戀此區區焦土得纖微潤猶耕而望食耳今急矣皆令有罪致之令履斯土可爲而未爲者多訟宜息愈繁刑宜措益不可止河崩尚稅解戶未革土風囂民俗侈未正皆第所未爲而亟欲爲之令有罪百姓何罪惟神憫茲民降之雨五日不雨則耕愆期十日不雨則土不可耕饑者立死不死則逃令亦安能擁此虛無人之邑以奉神祀而亦豈神所忍哉惟神降之雨則斯民有生氣第借

以行其未及爲者而神以爲人所不能爲滋萬物以神明茲土民樂其生盜賊大息凡有血氣敢忘神之休

又祭城隍禱雨文

前人

依神爲命五有年令之心無以欺神神之靈亦心竊識之第至韓無歲不早早輒禱於神禱輒雨神庇茲土民極至民獲有主第依民至今惟神恤今有請者神聽韓民瘵六年旱七年大饑遺黎僅溝壑餘八年非有年九年秋水民未遑飽幸麥及於土而神靈雨渥豆亦土皆勃生三月朔神又降之雨爲隣所無神休哉而一月旱多風麥薶於秀豆憊長第自會城歸察苗之性情與土民心皆望神再降之雨如亟饑渴然第知之而不以告且祈豈知神恤民之心哉齋沐三日方敢來告惟神憐民苦察吏之愚誠降之潤以拯羣生

祭山神祛虎文

前人

嗟韓之民古稱樂莫如也三年以來死於寇寇旣驅又死其餘
藁韓民咸苦賊而西北岡陵欽崎草木豐密爲賊盜出沒藪三
年幾無農夫足跡而空山寂邃豹虎異類遂與賊盜分域而居
余奉命來知韓城憤賊害吾民合募義兵十一路入山窮勦渠
魁先遁釋其協從不戮一人而山中清此山中所以有人而虎
時時出食人嗟哉韓民寇稍靖今又死於虎聞之百姓受命於
上帝惟山有神必受命來治韓之山而豹虎類惟其驅使無不
如意敬以羊豕遣祭惟神有靈或驅之異境或制使不噬人人
物各安其所神之惠不然非神無靈則物之不受神制也神無
靈何以神爲物不受神制則惟有驅除之而已爲令者勢必憤
以驅除盜賊者與虎爭此百姓神奉上帝命以制伏於陰余奉

帝命竭一邑力以驅之於陽虎又非如盜賊之可以情赦也必
殲之乃已然余聞之昔虎有渡河者又有噬人自赴服死者虎
物也夫豈能然當必有神焉以驅之余不敏治績不及古人而
爲百姓之心則一余又決神之有靈必能制虎不噬人則必能
鑒余爲百姓之心而不煩爲令者出而與虎爭也余且以制之
之德率百姓戴神休奉神血食未艾神力之所能亦所樂也
其有以鑒余矣

再禱於山神文

前

天地好生惟貴人而聖王愛物不及虎豹貴賤之勢懸然第
蒞韓癸酉歲虎食人第文禱之神虎以不食人又甲戌狼害
第禱之神兩狼旋爲人所從獲害息神能制物以寧民從今
如是而獨泉山兵之防農耕者來云虎食人或神未及察亦

此敬告之神虎之食人者當殛如殺人例而制他虎不食人
神之靈令且率土之人祀報神

祭八蜡文

前人

致之郊特牲蜡於歲終卽邑祀常春秋之仲茲祀何祀先醬及
司雩及農野苗良也及郵表畷田峻得有事也及貓虎客之歲
山有虎以祀從今且有跋獸害農尚其驅及坊水庸利也及昆
蟲不災也吾祀且祈以護萬生八蜡其通年以順成

禱於橫山文

前人

人窮則呼近天者岑小民之命上帝之心登岑高呼靈雨其霖
祭烈女王小桂王黑女烈婦吉氏高氏薛氏烈民王慎王
欣王真心王端心墓文

前人

嗚呼王氏男女節見者九也是讀何書咸毅不屈取義與仁嗚

呼生熒死塵惟所自成神將古人烈哉吾爲取此男廉貞而女
潔清以風夫韓之民

祭王烈士文

前人

嗚呼悲哉萑苻有人爾奏厥功天何爲者爾喪厥功修矛而死
維秦之風時稱邦傑騷歌鬼雄嗚呼

祭李將軍文

前人

嗚呼余與將軍驩三年矣予弱書生而好親竒謀善劍之客初
來爲韓城令未及廓一里健兒伍百服弓矢佩刀迺余道周問
之將軍健兒也及廓門將軍迂於門外魁磊慷慨以慨舊籍余鄉
又榆林產先大夫昔佐餉榆林余每覲榆林人如故人况魁磊
慨以慷如將軍者哉韓故苦寇余至時猶有揭竿者七百餘人
匿山中一月中三出殺掠人余恨之與將軍議將軍世武知兵

且知學不妄殺人余因與約遇大敵衝其堅脅從者縛之將軍
命人持一組余命鄉義兵四百合將軍健兒伍百將軍擐甲帥
師環深山入入則寇鳥獸散不敢拒我師而將軍以長組繫脅
從二十有一人歸付余余各釋令歸農而山中寇絕跡以清此
崇正六年正月事也十二月黃河水堅有賊千餘自晉踏冰侵
我任家嶺界將軍則夜馳以三百騎往射之賊還射不勝大傷
走晉余馳往勞軍晨至其地見將軍督健兒貫弓河上健兒臂
半血殷將軍未食一日矣余煮米與坐陶穴中食出所攜俸鎚
以饗士仍爲之泣嗚呼將軍勞矣七年大饑二月晉賊復繇宜
川界踏冰近我界以南三千人余恐宜雜間饑民附之遂不可
制將軍亦恨任家嶺但射走之未大斬獲不足以壯吾氣遂與
謀十日糧將軍方病蹶起帥健兒日夜踔百二十里至澄城界

斬百六十級而還嗚呼將軍亦壯矣哉四月饑甚餉不至諸健
兒絕糧者三日余母氏陳宜人至解簪珥合所世藏遺器付將
軍爲諸健兒一日餐將軍亦爲余泣嗚呼此吾兩人共事之情
狀也秋流寇大入秦將軍亦病甚然不肯以病辭自秋及八年
春時時帥健兒往來同耀潼商間以殺寇功多天子特命陟都
司將軍舊秩守戎也然將軍愈病甚會將軍舅氏李大將軍卒
將軍哭之哀遂劇又七月流寇以數千騎攻我縣南二十里之
芝川將軍病已大劇而將軍昔屢爲余言曰先將軍以殺虜死
疆場我誓不死床褥間其壯如此會病不可起聞寇來遂憤憤
以卒嗚呼余時方登陴甫聞張司訓及將軍裨將血戰芝川挫
賊遁去而見有持一紙向余者視之則將軍與余訣辭也嗚呼
哀哉余與將軍共韓三年同饑飽勞逸如兄弟每杯酒相酢輒

說先大夫治榆林三軍歌詠狀而余亦常道稚年寓榆林時獲
游雄石峽鎮北臺觀胡市及城舍沙磧歷歷所記事共相咲樂
兩人意氣所向真無間而亦以同心獲三年使逆寇未得志境
上以宴如余所驩于將軍豈可勝道而一朝永別豈不痛哉將
軍卒四閱月時十月八日也將軍夫人與子將扶柩歸於榆林
余先日哭將軍柩將軍元子有將略已請於上臺得爲偏將繼
將軍事者卽佐將軍軍政者劉將軍與余同心如與將軍時將
軍之健兒卽余赤子皆不至貽將軍憂嗚呼哀哉余今日哭將
軍柩明日哭將軍於道過茲遂不得效兄弟朋友之哭豈不痛
哉余之誄詞歸懸將軍壁上倘榆林父老顧而問之曰此故佐
餉左君之子之誄也此余得永驩於將軍家者矣生死別離中
心如昔一余牲余醴將軍其來饗

祭文

吳鎮

惟神來方 禮祀赫赫厥聲七月流火溥彼韓城旱魃爲虐憂心
如醒終風且暴寧莫我聽祭以清酒靡愛斯牲有淠淠終和
且平

書後

書單公祈雨詩後

岳崧

夫祈雨感應詩者乃單公師中爲韓城縣尹周從仕元舉之所
作也書於縣署西水榭之壁間有本縣儒生阮珪慮歲久湮沒
爲可惜也遂錄而刊諸石庶傳不朽俾後人知至誠感神之誠
信有徵矣矧蒞政惠民之德暨甘澍獲應行事之實已有碑記
載之詳矣茲不復云

書漢太史侍妾隨河嬬墓志後

徐起霖

余藏古帖中有褚河南撰太史公妾隨清娛墓志甚詳筆更韶邁雖鬼神之事君子不深信但太史公原不必以一侍妾增重奚俟後人緣飾卽褚河南抑豈一無稽者哉及過韓原展謁公祠孤塚巋然貞姬墓且隔百七十里鮮有一字慰芳魂於地下者因嘆千古文人必副一時慧眼清娛能識河南於死後寧不能識太史公於生前可謂值得一死惜嗟彼小星未借連理一枝耳爰檢舊帖募勒祠側俾徘徊吊古者同發一慨云

書康孟謀題太史公墓詩後

徐嘉炎

太史公生於龍門葬於夏陽皆在今韓城縣北距郃陽爲近受形於斯歸藏於斯二千年來魂氣所之不離其父母之國史通子之封知其後人尚有顯者不獨以清娛之侍流傳餘韻也孟謀于子長益爲其鄉之後進而盛以詩鳴乃深足相暉映者今

讀其拜墓十二章伯仲少陵俯視北地濟南之屬史公有知當聞而默舉之使孟謀生建元太初之間諒出壺遂諸人上矣

書李將軍勝圖

左懋第

崇正六年十有二月黃河水堅賊擾鄉寧無食夜踏冰繇船窩渡任家嶺者千人任家嶺韓城地也李將軍先遣裨將以百騎馳射賊賊亦還射傷相當將軍親以三百騎往射之賊大傷走余皆騎往勞軍望黑旄頭立山巔兵還高崖向河而陣至則偕將軍地上坐虎皮茵與語崖下卽將軍射賊處也七年二月賊乃踏冰繇老雞坡渡道河清川以南老雞坡河清川皆宜川地與韓城界也將軍恨之余恐宜維間饑民附賊多且難制將軍以健兒五百持十日糧日夜行百二十里至澄城界牛角相李得賊所在戰斬百六十級而還奪其掠婦女五十餘人各歸其

家牛馬百以饗士余甚壯之將軍名英榆林衛人

創建左蘿石先生祠堂碑記

劉蔭樞

左蘿石先生諱懋第字仲及山東萊陽人明崇正時韓舊令也由進士來令於韓在官凡六年召入諫垣方流寇陷都時公奉命江南察核兵餉及我

朝定閩南都立授公兵部侍郎持國書北行通好執政愛其才欲官之公堅執不可而死其詳有

國史載之稗官野史傳之海內之騷人俠士貞夫烈女歌咏而流播之毋使余之過贅也請言其令韓之事公令韓在崇正中
年時余尚未生其若何愛民若何造士若何輕徭役平刑獄減
行鋪懲奸蠹余烏乎知則亦烏乎言雖然余方總角時公之去
韓未久也常遊嬉鄉里間見衆父老羣聚蹲踞閉目袖手而坐

遇有催徭役者則浩然長嘆曰左爺之平徭役也如是忿訟獄者則曰左爺之聽訟獄也如是侵行舖縱奸蠹者則曰左爺之平價執法也如是若不尊而親之者然及長遊膠庠應歲科試見前輩士子言某章書曰左老師如何解言某篇古文曰左老師如何論又曰某日至學宮令余倍誦古文又某日至學宮令某某倍誦經註若猶畏而愛之者然此余之聽於耳而覩於目前後凡數十年然則公之令韓也其慈母耶其嚴父耶其祥麟瑞鳳曠世而不可一遇者耶迄於今公之去韓六十餘載矣其在大夫學士耄耆故老聞其風而覩其光者毋論已而愚夫愚婦黃童稚女有一不父母親之神明尊之者乎祠而祀之吾知公在天之靈固惓惓然樂居於韓也韓之士出公之門者取科名登顯仕實濟濟有人也自河濱賈侍御蘇麓一楹而外闕焉

無聞論者謂公在我朝與文文山之在元無異有避嫌之義愚謂不然滅宋者元也文山志圖恢復戰而陣獲彼此爲仇方公啣命時南都視我朝猶與國也講信修睦以文事相見當事欲官之公執不事二君之義君死與死國亡與亡自行其志於我朝何與焉矧今日者

聖天子道高千古崇獎節義於勝國之臣同仁一視何有於公之祠而爲是畏懼之詞哉河東康公鏐霜來令於韓三年政通人和時閒署靜舉縣南之樂天祠蘇麓之中郎墓次第修理歲時祭亨言及於公愀然曰此祠何可少也因於南門外負城臨水爲室三楹塑象其中端居正坐凜然如生將率韓之士民共修祀事而命余爲文壽之於石以傳後余曰天下事闕而未舉者待其人與其時也公之宜祀於韓也久矣而遲遲六十年之

後以至於今者待康公也余小子盥手持香瞻拜其中見象嶺西峙瀘水繞前因嘆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昔人以之咏嚴先生者余亦取以爲公咏焉

創建先賢魏國公卜夫子祠堂碑記

前人

益聞功德在人者食報必遠三代聖王利用前民本支百世世守藩封俎豆弗替從來久矣惟我夫子生衰周之末聖道晦異端作窮而無位與七十子之徒講誦修明使先聖之道日星爲昭作法後世厥功偉哉故天下泮宮春秋禋祀外闕里廟貌備物盡倫錄膺子孫廣給祭田俾承先緒四配高賢亦膺其後嗣各祀於鄉蓋崇德報功必使其嫡派子孫祀於鄉邑者爲親且切也魏國公卜夫子子夏語稱文學問道最深其先衛人孔子沒爲魏文侯師設教西河廣授生徒以衍先聖之傳傳稱有子

夏氏之儒者是矣段干木田子方諸賢皆其門人遂因而兩家爲記載所傳約畧可覩而河津縣城西北五里許曰辛興有塚一邱相傳爲子夏墓居人多卜姓歷代封祀莫可悉考元末亂離人民遷徙卜氏居辛興者凡四門長留居河東其三皆涉河而西一居吾縣西西澤村一居縣北干谷村二門曰紹者居縣東河干自名曰卜家村生齒蕃衍日漸增盛每歲逢拜掃曰居河西者皆涉而東展拜於祠墓之前康熙某歲卜氏居卜家村曰某某等者相與謀曰吾祖先賢祠居河東歲僅一往半爲河津所阻寧妥於心乎曷卽吾村建祠爰輸貲庀材起享堂三楹門房三楹週以圍垣旣壯且麗將繪像而崇祀事相率問余曰先賢之祠建於河西可乎余曰子誤矣奚爲而不可且子知設教之西河爲何地乎先賢爲魏文侯師以文學道德守先待後當

是時河之內外皆魏地吾知生徒之執經而請執業而問者無殊于河東西也先賢杖履所游函丈所布今無殊于河東西也吾縣西南四十里曰西河村有子夏廟三楹儒冠儒服遺像存焉舊邑令左蘿石先生曾葺而新之水經註稱郃陽有子夏陵夏陽川頻河有子夏石室世代久遠記載茫茫子爲宗派子孫韓原乃西河之地祠而祀之又何疑焉且余昔行役河東求所謂辛興者過之謁其祠斷壁頽垣鞠爲茂草拜其墓松檜無存翁仲壅泥河中邱隴與田畝同體揖卜氏之奉祀者與語伯仲纔兩人耳河東之衰如此則河西之建祠又烏可緩哉今日者天子神明睿哲接千聖心傳崇儒重道視前代有加閔氏東野氏張氏周氏廕博士給祭田使各祀于其鄉與四配等先賢功德視諸賢不相先後河東之裔日以漸弱一日者

恩詔所加將必問于河西矣是爲記

坊牆垣記

張廷樞

王者之治天下凡所爲治教政刑之具無一不出於學而學者之材良行美所由以正心修身以待天下國家之用者無一不本於經是故學校廢則上無所以爲教經術晦則下無所以爲學余嘗攷歷代盛衰得失之跡未嘗不歎學校爲王政之本而六經爲設教正學之本也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蓋學必視其所教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順其質之所近以鼓舞而興之使各有以成其材之良則上之所恃以爲教者從可知矢教卽觀乎所學故曰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

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
秋者也慮其習之所流以優
美則下之所奉以爲學者可
不越此自周之衰教者不知
取夫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全
於晉魏齊梁歷唐宋以來極
之所垂者卒不至磨滅與天

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者也屬詞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
游而陶淑之使各有以完其行之
知矣唐虞三代之盛所爲教學要
所恃學者不知所奉孔子懼焉因
而正定之雖火於秦黃老於漢佛
干戈擾攘至於變遷改革而聖人
地相終始則經之尊也尚矣然而
爲吏者曰吾知有政而已簿書期
而莫之能給其於庠序之中所以
急之務姑俟其暇循故事而已誠
特也而學者曰吾知爲文而已擬

於黷襲疲精勞神競爲浮華靡麗之詞以求悅於一時之耳目而於聖人垂世立教之旨其有益於身心而足爲用於天下國家者曾未嘗一究心焉誠若是是其所以爲學者失所奉也上無所恃何以爲教下無所奉何以爲學經之不尊其弊若此我國家承平日久海內無事

天子誕敷文教振興儒術建太平不拔之基自畿甸以至遐陬僻壤莫不立學蓋極盛之治也吾韓向固有學在城之東南隅中有尊經閣頽圯已久戊子歲義興吳君來令茲邑甫下車謁先師廟見其閣之廢也慨然引爲已責謀之紳士捐奉鳩工規土築基建閣於其上凡閱四載閣成而學中之規制益闕以壯矣曩制明倫堂後爲敬一亭今建閣於亭北則地勢窄隘弗能開明故移亭於閣之左約禮齋柱朽將傾泮池久已涸漏並爲

修理如意焉計木石工用共費六白金郵書告余屬爲紀其事
余少聞耆老言左蘿石先生作宰時肇舉尊經社每月吉詣學
集諸生親爲講解示以立身行已之道由是學者皆磨礱砥礪
言規行矩有古儒者之風而小民亦習見揖讓之容恥爲爭競
至今號爲易治誠得乎教學之本也今吳公之爲政汲汲志在
崇尚經術則其所以爲教者知所恃矣將見材良行美之事咸
能正心修身他日出而爲天下國家之用皆吳公之所教也吳
君之修廢舉墜先乎其本誠大有造於韓余固世爲韓人安可
不詳其始末且爲舉家所藏十三經及二十一史昇置閣中俾
學者得縱觀覽焉成吳君之意也抑余聞之孔子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聖人所垂之經皆所以明道道不
可一日而廢則經不可一日而晦尊經者尊聖人之道也尊聖

人之道以爲教豈徒政之云爾乎尊聖人之道以爲學豈徒文之云爾乎世之爲吏與爲學者聞之可以興起矣吳君之風所被者甚廣又寧徒大有造於吾韓足與蘿石先生並美也夫

重修城隍廟記

前人

韓之城隍廟由來舊矣康熙三十六年歲丁丑五邑侯張諱廷元謁廟見神像晦暗棟宇垣墉半傾圯諭十社耆民議重修焉越十年始竣事時余方視學江南鄉人郵寄其始末屬余記之記其制則曰廟之正殿爲靈佑聽政地也後有含光殿燕居地也前有德馨殿廣薦殿邑之縉紳大夫以及士庶禱祀享獻地也由廣薦而上有明禋亭下有幽贊化育坊威明門右有絃歌千羽二樓爲奏樂侑饗之場由威明門而下至大門有廊廡三十餘間爲客商居貨之所大門外有坊二東曰監察幽明西曰保

安黎庶余先祖純菴公手書也餘不悉記記其大者則皆仍其舊而更新之也其自今伊始者德馨殿前地西隘于東五尺有奇則更置司曹使地分相等又相司之後牆苦卑下更築基高八尺濶二丈許又廣廊廡二十三間皆一一就理矣記其工則曰北社分任之奔走樂輸共襄厥事河南學使陳諱朝君捐資獨多也記其人則曰陳一德高居鳳程易賁陳爾極高琚等始終監工者也前此有高印徵陳獻貞監理築石例得附記者也鄉人之欲書者如此余則更有進書曰至誠感神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所憑依固在德矣豈惟是鳥革翬飛誇壯觀已哉夫人廟而思敬匹夫匹婦莫不皆然推之而不顯亦臨無覈亦保雖古之聖人終身凜凜焉吾願韓之人充其入廟思敬之心修之於身行之於家實致之日用飲食之內將見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姻睦任恤雍雍可觀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祥陰陽得其正風雨得其時所謂千祿百福于是乎在余他日抽簪還里且樂觀風俗之成與父老子弟瞻望廟貌咏歌神佑無疆爰於重修之日記此以志頌禱之意云

重修漢典屬國蘇子卿祠記

康乃心

古今來忠孝節烈事足以感人心而動裔夏者雖其人既往而懷古興思猶使百世以後誌其都邑居處山川草木雲物泉石愴恍於風煙黠澹之餘如或見也而況其在衣冠劍佩爲陵墓之所存者乎韓古夏陽地邑西北五里許高原斷續有漢典屬國蘇公子卿墓稱蘇山焉墓左有廟所司歲時修祀所以愉神明崇古蹟也顧日久而圯雀鼠不庇經數十年無有起而更新者安邑康明府韜園公蒞韓四載間與賓客遊謁其上瞻仰大

節覩茲廢墜捐俸構材謀所以修之遂詳讀故牒知墓在昔漫
沒爲牧監所踐見斷石出土中乃公藏骨處遂封而砌焉有栢
成林枝柯皆南向往時萊陽左公令此邦修治之自爲記且吊
以詩蓋忠孝仁義之氣相感者深也今明府述往思來有事於
此可不謂深觀化源識當務之急而得風教之本乎有莘氏曰
嗟夫未易一二言矣世代茫茫河流萬古由西漢以還生斯里
客斯邦車塵馬跡所謂五陵三輔將相王侯富貴顯赫者何可
勝數不旋踵而零露寒蟬殘罔斷隴使行人俯而過之不欲一
眴獨茲蘇山杯土雖田夫野女無不以手加額愛戴瞻依寒食
拜掃如其私親者然風雨晦明與太史司馬公高塚南北相望
豈非十九年之浩氣孤忠貫金石陵星嶽振萬古而長存哉或
曰子卿京兆武功人此不宜有墓然昔賢高視遠觀以六合爲

一家卒葬不必其土如有虞之在九疑夏后之在會稽董仲舒之在杜陵杜甫之在耒陽蘇軾之在潁城累累而是况龍門內史名地實漢家畿輔邑也歿而瘞焉亦故鄉耳奚爲而疑諸若然則河梁之詩麒麟之画上下千古實在斯矣明府名行側字鏐霜鬚新園甲戌進士晉安邑世家其在韓也砌司馬太史之塚新少傅香山之祠重建圓覺禪院之浮圖特起蘿石左公之書院暨今蘇山一舉殆庶幾於古良吏之遺風矣銘曰龍門之域少梁之阿古栢陰肅南向其柯有碣巋然於唯蘇子出沒白雲在山谷裡春秋載祀神俊其中誰實尸之蘿石左公侯來自東敦茲古道廟貌重輝以灑以掃茂陵漢月北海湖天公祠萬古碧草年年

重建城北浮圖記

前人

去韓治北不里許兀然而高起頽眎城中煙火數千家如平沙
列萬幕然曰圓覺禪院閎闊壯麗俗所呼爲北閣寺者是已寺
北稍東尤高一邱獨峙人築舍以居名赳赳寨而有塔於其上
爲金大定十三年癸巳所建蓋韓奕三百年聲華文物之盛實
始於此然其爲日也久剝蝕風霜旋遭地震圯頽殆半守土諸
君率傳舍相沿從無有過而問焉者會明府君安邑康公來令
茲邑人安政舉於今三年暇日登覽顧而念之以爲寺不可無
塔亦猶縣不可無寺胡可聽其廢墜乎韓之人因請於公曰塔
之建也僉謂吉星高曜則歲和年豐獄訟衰息寇盜不作民以
康寧其有關於坤輿之氣大矣又或云城狀如舟非柁不行浮
圖蓋形取利濟也公慨然者久之卽捐俸金伐石陶磚營度鳩
工增舊制固新基用不給者稍募之未幾而塔成天柱巍然

山雲表士民觀者莫不以手加額謂凌霄之勢眇昔加壯非我公不能爲此亦非我公不暇爲此也余不肖偶客少梁樂觀其盛都人士因請書石以誌之竊唯天竺氏之教藏諸佛舍利者率以寶塔爲供養功德而後世形家固借以補山川之不及要其爲說攷諸郡國徵應每多不虛吾願從此而還以如來掌中蓮露作士民利益而倩茲七級浮圖以永鎮之一如彼法所云衆香國裏放大光明者庶幾文武之業忠孝之文應運而起舜日堯天生長養育使斯世斯民載見中天之盛則公之志而士民亦以此禱望於我公者也余旣以紳士請嘉公之爲此舉而與公又屬宗譜之末遂忘其固陋而畧述焉且爲之銘以告來許銘曰龍門之岳洪流大川厥維韓國周室開先星羅碁置陌接雲連建以摩詰曲檻長筵浮圖高揭揮漢回天歲久而渤海

異桑遷吾宗神秀令尹若仙新茲鴈塔大作福田橫山暮雨岨
水朝煙光華復旦如佛因緣莊嚴妙麗三千大千民康物阜億
萬斯年

新置學田記

康行儻

余泣韓原七年於茲矣意亦欲裨益我人士而才德疎薄無善
可名獨念余以諸生起家習知寒儒應舉之艱爰捐百金俛取
息焉以少爲士子錄科者資斧之助而又慮其不可以久也因
商之譚王兩司鐸及諸士子咸曰不若買田而取其租三年而
合計之可得二十餘金收掌責之四齋而催輸責之門斗則立
法無弊而流澤爲更長矣余欣然曰善遂買河南第六堰水地
一段南北畛計地官尺一畝六分九釐八毫東至道西至陳南
至道北至渠每年租銀五兩四錢西門外第三堰水地一段南

北珍計地官尺一畝六分一釐六毫五絲東至強西至渠
陳北至賀每年租銀三兩
石記于學宮而文券則藏之縣庫
云

重修漢太史公墓碣記

前人

康熙己卯秋余有事芝原因謁太史公祠得觀其墓墓顛老柏
蟠結奇古萬狀下以輓篋擊之而歷年久遠不無傾圯剥落之
處夫余于公文不啻張藉飲灰而捧名經于千佛也况泰守茲
土乎遂命葺之

重修白公祠記

前人

鄉先生沒而祀於社宜也白傳太原人也徙於下邳而韓祠之
何哉或曰公之先賜田於韓子孫家焉或曰前令君因夢有徵
也故祠之余俱不深考蓋嘗驅車過之而瞻眺於其間背負崇

岡長溪迴抱樹影參差鳥語啁啾而上下輒低回久之謂此真
賢人君子之所樂而仙靈之必於是乎寄意也然而歲深矣風
雨之所漂搖宇圯垣頽廟貌弗飭無以妥神靈而肅瞻仰是誰
之責哉爰當農隙鳩工庀材載畚載鍤旣茨旣葺不浹旬而告
成事焉公風雅澹正人也或者其栖神駐鶴於斯鄉而大庇我
民乎則韓之祠公也不徒然已

按樂天先世賜田於韓子孫家焉載在唐史是以前誌據之以
立傳今此碑文不據史而據夢何也筆墨過快未免有疎

重修名宦祠記

譚 暹

學宮最爲尊崇之地而名宦一祠亦得並建誠盛典也韓所祀
名宦其祠宇剝造重修皆無記莫可稽其年而風雨震凌上漏
旁穿于今亦幾頽敝矣其神座木主傾圯剝蝕不稱觀瞻守上

諸君非不因仍黜堊而更新門建蓋憂憂乎其難之河東康公
來宰是邦獨留意捐俸修理委庠士李子輝斗吳子正已董其
事且誠曰無惜費無計工木必良陶必貞牆必甃砌如治家構
務以堅久爲期匠有給餉役以值庸起于甲申之冬不歷時而
輦飛丹葺整飭厨座拂拭牌位煥然事新矣事旣竣李子吳子
請余爲記以示不朽余惟公蒞任以來政成人理百廢俱興尤
溯洄前賢崇表古蹟若漢太史蘇子卿唐白香山諸祠墓皆事
修葺其於前令左蘿石先生因民歌思彌切爲建祠肖像以時
瞻禮於戲可以覘公志之所在矣此名宦一祠所以必捐俸修
築也然吾聞韓之人皆思從左公書院祀公生祿屢請不許則
公之齊芳前哲不卽可於今日卜之哉公諱行儻字錫霜甲戌
科進士山西安邑人韜園其別號云

神道嶺守帥王剪虎記

吉庚

昔童漢宋令不其以禮化俗刑清訟簡囹圄一空民有噬于虎者爲設檻捕之生獲二虎祝曰殺人者償一虎卽挽首閉目狀如震懼遂殺之一虎向童哀吼釋去縣稱神君他時吾邑侯左蘿石先生亦嘗因虎暴爲文告于山神尋就殪滅感召之禮信有之哉神道嶺守帥王公以征川功來署閩事拊士修政兵指臂于將而民衽席于兵能爲朝廷寧靖地方而安輯百姓五六年中道路無梗遠近恬熙公亦時吟嘯于溪山風月之間邇邇也某歲偶有虎患營丁某旣二行人皆遇害公聞之憤然曰吾固與守土者責而聽虎食人卽何以自寧乃宿齋沐爲文告于關帝廟並移檄山神明日躬率士卒窮搜山谷間虎以就誅乃已兵民神其事轉相傳誦感恩樹石垂後而屬余爲記余惟異

時武人往往酣酒撫劒泄其情急不平之氣以震攝爲威爲之
卒者且暴戾恣睢恃驕縱所至輒批搏人以自快嗜財悅色
攫取挾狎而無所忌憚肆志羣行吏不得問百姓至目爲市虎
公之師茲營也澹袂飄紳與人爲俯仰尤細謹自飭以恩義拊
士卒如恐有傷廉于財貧而不侵于下人旣悅服兼之號令嚴
明軍政修舉盜息于境卒斂于伍而上下相安則其所驅除又
寧直一虎也耶且余讀其告神疏稿肫懇誠恪信足以通神而
格異類可與蘿石先生驅虎文後先輝映故樂得而表揚之也
是爲記

創建文星塔記

冷崇

蓋惟宇內有其不及者而培補需焉煉石培天斷鰲培地修斧
培月六月息培風其不經矣至若結繩培之書契羽皮培之衣

冠巢窟培之宮室狃獠培之禮樂文章諸凡聖君賢相創制顯庸大而天經地緯小而物曲人官率皆乘時度勢以培補其不及易云裁成輔相此物此志也而于形勝何獨不然哉蓋從來輿境名區天工居其半人巧亦居其半昔古公之荒高山也乃眷西顧此惟與宅咏自皇矣而次章曰作之屏之修之平之啟之辟之攘之剔之則知人力之培補爲不可少云韓故古雍州域地龍發自西北三嶺山層巒疊嶂逶迤曲折百餘里而邑治適當其落背枕磅礴之峯而鋪玉尺之案龍虎環抱左右均勻况又黃流東邁暢谷陶渠諸水漩洄誠關中第一佳勝其稱爲地造天設者也我

世宗憲皇帝御極元年分府楊公攝縣篆流覽韓邑山水不勝額喜第巽峰微不聳拔議建一浮屠培補之上塑魁星北建文

昌廟而大工未克程也嗣華陽向公成厥志以衆僦捐庀材鳩工始甲辰之四月迄丙午乃告竣於戲合一邑士大夫之蠲輸前後諸當事之勸勉幾歷寒暑而方慶落成培補固若斯之難也夫地靈者人傑而未經培補漢司馬子長蘇典屬國馬龍川張濂濱薛相國輩文章節業彪炳古今矧自茲以往鍾靈毓秀當如錦上添花人才有不愈出而愈奇者哉抑余竊計之培補風水諸公旣任其勞培補風氣余固不得辭其責比者士習亦亟須淬勵矣余仰體

聖天子興賢育才至意隆禮貌以培其氣廣庠序以培其地揀師儒以培其範勤訓課以培其功而且培其品則登方正培其心則存仁義培其作爲則上光明爾多士本余之爲培者而轉而自培余知內焉培學術者於斯外焉培風俗者亦於斯下焉

培世業者於斯上焉培國脉者亦於斯夫乃不負乎余之培而亦足彰培補風水之功於不朽云是爲記

重修城垣四門樓舖舍記

孫龍竹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鑿池築城所繇來而後世言地無者亦達達及之自昔郡邑之興星羅棋布司其治者端在長吏苟得其人則捭循之澤及於斯民於以修舉廢墜而人文風氣蒸蒸日上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理之所在數亦從之也韓之城其卽燕師所完者乎周室剖封閼歷凡几至明季相國薛公率邑紳出金錢砌以甃經今百十年間不無破壞而門樓舖舍風雨漂搖亦多傾圯邑侯劉老夫子甫下車釐剔弊端罷里長徭役盡革相沿陋規清以自持勤以自勗公庭讞訊風行雷動頃刻可了數十紙如龐士元故事越數月政通人和乃議重修

城垣及城上樓舍水槽公先捐貲爲倡其餘貲輸之民而不強之民民亦樂輸焉又念東門樓文星所居更高大之北門樓向來卑隘腐朽益甚拆修一新愈壯濶之費不給者夫子悉解囊錢無倦色焉始於戊申冬竣於己酉夏飛甍煥彩雉堞連雲壯哉崇墉稱維新矣先是丙午秋榜無人夫子修城後顧而樂之數語紳士曰茲科韓邑當多獲雋且掄元已而登賢書三人副車一人余以匪材謬膺首選一時咸驚且異謂夫子深通堪輿家言而余以爲不然也昔者漢代循良雉馴虎渡懋著奇勲彼豈有異術哉亦其德澤教化有以致之而已矣修城有司之責也地脉虛渺不可憑之事也乃科第發祥有若揀券不先不后適當其會蓋吏廉則士民樂士民樂則百物昌遂地氣發皇式明之運與時偕登微長吏之德澤教化亦烏能陰爲轉移提

影響如此哉故曰理之所在數亦從之也若夫續古之人爲蒼
一方者厥功具在無容贅夫子諱方夏字震昌湖廣漢陽人

元君聖母廟牌樓記

前人

坤之貞厚德載物靜翕動闢稱廣生焉而神道設教肖像立廟
者謂夫坤道成女居天下之大母萃宇宙之生氣功莫與京矣
此聖母之所由始芝鎮之有廟也歷年久遠祀事孔明報賽有
期禱祈時至毓靈孕秀惟神是典我社人陸續修舉殿宇廊廡
歌臺門榭粲其有設矣萬盛會衆以錙銖之積權子母二十餘
年得銀二百五十餘兩乃于享殿之前創建牌樓三間再楹
桷金碧輝煌鳥斯革翬斯飛顏之有文辭與坊稱工竣欲垂石
記之是役也妥靈爽壯觀瞻豈云踵事增華哉聖母之德實配
皇天宮闕象魏九重幽邃亦云制也坊之建表德揚休猶之徽

黼文章光於帝座耳殿宇廊廡歌臺門榭得此生色寧非甚盛事哉會中人堅積以成工皆可嘉也爰記歲月而附之以言云

重修太史廟記

前人

公韓人也千載而遐其魂魄常依乎韓觀夫孤墳纍如清祠鬱然高出百仞上文秀之色奇傑之氣郁郁霏霏倚伏出沒于林表間帶黃河而照梁奕凡接皆盪胷者莫不如見公焉歲時致祭明在祀典而祠宇之渙漣頽圯將非守土者之任歟而韓多慕義群起而重葺之梅梁月牖素檻文石理致精密數句而罷白雲飛于壠頭碧水周于峯下種種與公之祠稱讀公之書論公之世豈獨韓文人也哉後之人祖爲史家法而略其淵源宜乎金鑄范蠡絲繡平原而公之祠僅在于龍門之一邑也是爲記

重修慶善寺大佛殿記

前人

內典云一切廢墜實生因循一切因循實生畏愼釋氏之言最爲近者特每談因果有間耳余誦法孔子未嫻梵語前作慶善寺募緣序寒潭秋月此心可鑑今將使大千世界剷靈隱之跡削蘭若之號心輪首肯勢必不能然而塵鎖珠林鼠竄古瓦風雨飄搖之下爾乃聚檀樾鳩衆生殫靡金錢不可億計則勞民蠹財爲何如矣不若因而葺之時加修飭毋俾因循以迄廢墜此亦釋氏之教也故於其功之竣也姑記數言以明余意之所在

創建先賢子夏祠記

鄭仔

余按寰宇記有子夏石室在韓城縣後讀酈道元水經注襄陽橫溪水下注溪南西面有兩石室北面有兩石室皆因阿結牖

達扃接闔所謂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跡庭門亦
有曰宇處尚髣髴前基北坎石上有微洞石溜豐周瓢飲似是
栖遊隱學之所昔子夏設教西河疑卽此也語悉鑿鑿可據及
余令韓訪之故老無知者異矣旣而聞有卜姓者云是子夏苗
裔居治東卜家村又有白卜家村移居治西西澤村者是古跡
雖湮而子姓灼然也居西澤者分二門率皆敦厚朴實今建祠
祀其祖子夏焉余記余旣喜向之所考信而有徵又重其爲先
賢後裔呼而問其規制坐落則瓦屋三間群峰聳峙其後濠流
環繞其前工始於乾隆十一年八月至十四年七月落成嗚呼
先賢之靈爽實萃于是而春露秋霜用申孝享所謂山高水長
者其在斯乎是爲記

重修濠水橋記

李星曜

余守同之年巡歷至韓山水清幽人物殷庶詩云孔樂韓土亶其然乎行抵城南有橋勢若長虹詢之知爲前福令所倡而修之者也縣城西五里許兩峰矗立濠水出焉名曰黃花川其流東注爲南北限橋適當之其橋身及趾皆石修七十八丈廣一丈六尺高二丈二尺橋下穿眼一十一孔配對如法實完且固橋之側護以石欄用防墜陷橋之北有亭可以矚遠其南則有小石橋三孔以爲衛橋前後又各豎坊以表之驅車過此聽濠水耳觸成聲目遇成色吁亦偉矣哉橋先是架木爲之涸設潦撤往來者多病涉邑致仕喬南劉大中丞與德平令解紳佑啟協籌易之以石南北遂成倬道垂五十年餘河流衝齧崩塌至丈前鄭令率邑人繕之至乾隆丙子霖潦暴漲山水驟入湍騰噴薄石梁舊趾摧剝幾盡福令慨然興修偕僚佐紳耆

躬履其地諮度形勢計非萬餘金不可因先捐俸三百一時在
官者施資有差都人士忻然樂助無慮數百人於是計徒庸馱
木石諏吉興事鄉耆十八董理有方厥功雖鉅初終不怠先王
除道成梁之制復見於僻邑川原間謂非人事與地利湊合而
成焉者乎是役也陳撫軍曾下福令福令以樂善好施之例上
得允所請遂於歲丙子起工余至而橋適成矣縣民輸挽與宜
洛諸邑之市販者絡繹弗絕粟多值減韓之民將永享繁庶豐
盈之樂寧但不病涉已哉然則福令固大有造於韓而韓之子
諒公忠此亦其一端也今韓紳士來請記並獻所繪圖余披覽
之如置身梁山濠水間因思橋當濠流所聚風氣鍾美草木秀
發實與邑人士精神志意相感通爰名其橋曰毓秀而紀其梗
概如此方今

聖天子子惠黎元水利農田悉下吏議橋梁道路亦致雨膏苗之一助皆司牧者所宜單心余下車以來凡民生利病殷容訪達諸大憲期以仰承我

皇上濟人利物之衷故於斯嘉其得人而信王道之始於鄉且以勸凡有職守者之致力於民事也若夫捐貲姓氏則令備載碑陰俾後有所考云

重修學宮記

解含章

學以學道聖人之道首重五倫著於六經此余邑明倫堂後所以有尊經閣之設也歲丙子霖雨臺崩閣傾汚縣黃先生秉鐸於此顧而傷之更觀明倫堂東西兩齋漸就頽圯且齋積穢濁名宦祠挫折破壞急思修理就縣令福公言之公慨然許諾募邑中紳士莫不歡欣踴躍樂輸助工築臺固基重建尊經閣

修明倫堂無不煥然維新二齋爲諸生肄業之所更宜清潔葺其頽崩治其污穢東西各設門三間中隔二牆加二小門通之南面設中門東西角門令規模嚴整閑雜人不得輕入肅然靜穆名宦祠易舊更新屹然爽然風水家言泮池櫺星門大低而俯當填高數尺昂首於前乃高其地三尺許泮池橋屹然高起下設二眼以使其固四旁上下石條砌之中植菡萏養以文鱗自橋至櫺星門悉加崇高黻宮內牆暨外八字牆悉爲修整如法辛巳果獲穀元開自來所未有之奇此亦不無小補云夫物之興廢必有其時而因時起事以成其美必賴夫人是役也主之者縣令福公繼之者糧廳鄭公副之者綏德王先生捕廳章公而經始圖成則黃先生之力也庠中襄事者劉生紹向吳生姬英申生厥智薛生繩烈張生燧劉生渤薛生宗弟文生汝弼

李生英吳生正爵郭生裕撰吉生京雉而畢其心力視公事如家事者惟紹向姪英厥智三人爲最今視其堂閣齋室泮水門牆悉爲改觀遊斯泮者登其堂而盡人之倫陟其閣而明古之經變化於教澤之隆靈異之氣將見真儒碩士長材大器輩出其中以上爲

聖天子輔治化佐太平所拭目望也是爲記

砌修芝水橋基址記

周渭

邑南卅十里而遙是爲芝川之鎮有水曰芝有橋維石北達龍門之渡南接鵞史之坡誠要衢亦鉅績也特以大河逼臨因之下流迅突基址既漸次以冲剝桂梁將盡失所凭依嗚乎岌岌哉鎮之紳耆同舟誼殷綢繆慮切始而懇募序於余不數月復以落成求記焉因細詢巔末則自季春經始至仲秋告竣其特

則鋪石水底繫以鐵錠自西徂東凡四丈濶六丈有奇其費共二百八十餘金蓋一倡群和爭先雲湧者也其董事者凡十有餘人夫事苟關于民生無鉅細咸宰責也矧橋工當扼要之地乎韓邑俗敦古處凡夫道途亭舍率多整修至于流水橋梁尤爲完備此鄰封所莫及亦有目所共覩也余職司作楫念切濟川瞻河水之洋洋安瀾永慶望梁山之奕奕倬道維新每閱歷封疆偶觸利弊未嘗不樂民之樂抑亦時憂民之憂是役也盤石永固不日而成諸董事暨伙輸者咸可嘉行見長虹臥波續與清泉俱永中流底柱名隨芝草齊芳矣是爲記

明喆砦重修關夫子廟記

陳 謀

居安思危易垂設險之義禦災捍患禮嚴正祀之條我明喆砦肇有 關夫子祀蓋當建砦之初所奉爲一方保障而 夫子

之忠義威靈實有以戢衆志而盪冠氛也只今

聖天子在上海內又安百年之內漠然徒見山高水清語及揭
扞之厲笑談而不知所怵而神廟之興湔摧剥亦幾視之漫然
耳嗟乎 夫子正氣冲霄赤心貫日而遏惡揚善揭尼燈于千
億年後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忍坐視祠宇之敝謂非居人士
之恥與薛君天優典砦事爰偕家君並各社耆老輩議重新焉
惟是砦中舊例三偶鼎足而戶口不齊抵派維艱不 牴牾之
虞酌以隨心輸貲融諸社而一之無不鼓舞以相赴者共得義
輸七伯二十二兩零又舊官金一伯二十兩官樹得價四十三
兩並零星物件得銀一十二兩零用是宏峻其規址而壯麗其
觀瞻前享後寢悉登良材中有卷棚則其創增者也餘若鼓和
樓抑亦朴斲丹雘概非由舊又叙砌東砦門三丈許以乾隆十

六年二月舉事至十九年九月而功竣焉瞻禮之下煥如屹如
于斯時祀事肅人心安矣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修砦所以禦
寇也祀神所以佑民也安而忘危則所謂明者未明而詰者未
詰也况 夫子聲赫普天靈濯率土固所謂有大功德于民者
今茲恢濶前制殆所以崇德報功豈曰踵事增華與至于賴神
之默相舉事甚易而作成甚速不減大雅之咏靈臺所云衆志
成城此亦其可信者矣而 夫子之所以庇我士民不且悠久
無疆也哉